



## 最美的风景

■裴金超

的观点。父亲很少与我正面冲突,他总是用那种深沉的眼神看着我,仿佛再说:“孩子,你还太年轻。”那时候的我并不理解他的沉默,总觉得他是在回避问题。而父亲总是默默地转身离开,我则在房间里独自愤怒。但现在想来,他的沉默蕴含着一种更深层次的包容和等待。

时间如梭,转眼间我也步入了中年。年轻时的冲动和轻狂已经褪去,我开始理解父亲的不易,那些年少时认为的坚持和原则,现在看来是一种责任和担当。我开始回想起父亲曾经对我说过的话,做过的事,那些曾经觉得微不足道教诲,如今却成了我人生中的灯塔。我开始像父亲一样,为了家庭四处奔波,为了孩子的未来操劳。每当我感到疲惫不堪,想要放弃的时候,我就会想起父亲那坚定不移的背影,那份坚韧和毅力总能给我无尽的力量。我开始尝试着用自己的背影去引导孩子,去给予他们安全感和力量。每当看到孩子紧紧跟随在我身后,我就能深切地感受到父亲当年的心境。

时间有时候也是最无情的。那一天,父亲静静地躺在病床上。他的眼神中充满了不舍和关切。我紧紧握住他的手,感受到那曾经有力手如今变得如此脆弱。我告诉他,无论走到哪里,我都会记得他的背影,记得他是我永远的依靠。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,但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坚定。

父亲离开我们的那天,天空异常晴朗。阳光洒在他的墓碑上,仿佛他也能感受到这份温暖。我站在那里,看着他的名字被刻在石头上,那一刻,我仿佛看到了父亲生命中最后的定格,他的脚步不再向前,他的故事就此画上句点。我多想冲上前去,抓住他的手,让他再次感受到我的温暖,听到我的声音。但我知道,一切都已成过往。从此以后,我只能在记忆中寻找那个熟悉的背影。

我曾经和似曾相识的背影擦肩而过,是在人潮涌动的街头,还是在孤寂无人的夜晚?我已经记不清了。一个熟悉的背影映入眼帘。那背影,虽已略显佝偻,但依然透出一股坚韧不拔的力量。我快步走上前去,轻轻地喊了一声:“父亲。”然而,那个背影并没有转过身来。那一刻,我突然意识到,父亲已经离我而去,他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微笑着回应我了。

在一个寂静的夜晚,我再次梦见了父亲。他站在那条蜿蜒的小路上,背对着我,静静地等待着。我跑过去,紧紧地抱住他,感受着他的体温和气息。我知道,这一次,我再也不会让他离开。

父亲啊,您可曾知晓,您的儿女在怀念中成长,在思念中坚强。您的背影,将永远镌刻在我们的心中,成为我们生命中最美丽的风景。

## 清明归乡记

■王灏

来。二嫂操持厨艺,锅碗瓢盆的声响交织,饭菜的香气弥漫。大人小孩十余人围坐一桌,没有山珍海味,皆是家乡的家常滋味。饭桌上,孩子们嬉笑打闹,大人们细数儿时的趣事,时光仿佛放慢了脚步,平日里奔波忙碌的疲惫,在这份亲情的包裹里,尽数消散。这短暂的相聚,是血脉相连的牵挂,是亲情不散的印记,让空旷的老宅,重新有了家的温度。

每次归乡,还不忘看望年逾八旬的二舅与小姑。岁月不饶人,他们的腰身日渐佝偻,步履渐渐迟缓,话语也少了往昔的利落,可每次相见,眼里的关切与疼爱,依旧滚烫。每次握着他们布满皱纹的

## 草青青 思悠悠(三章)

■季川

### 踏青

春和景明,波澜不惊,却有一种荡漾始终在你的心房里进进出出,她的名字叫春风。

江南,小桥,流水,粉墙,黛瓦,桃花,安详的村庄炊烟袅袅。一颗颗露珠在草叶上晶莹剔透,它们在期待着朝阳的采摘。

田埂上,草色铺垫着一处处翠绿的守护。麦苗青青,一亩一亩。油菜花,一片一片。荷锄的村民,一拨一拨。

蝴蝶翩翩而至,鲜花心领神会,次第绽放。有的白里透红,有的红里带羞,有的羞里含笑。这些美好的瞬间,无时无刻,无处不在,无所不容。杨柳依依,年年相似。鸟鸣婉转,争先恐后。风清气爽,传遍四方。踏青的人,双脚沾满了泥土的味道,自然而又欣然。

踏青的人,心灵得到了尽情的舒展,满足而又知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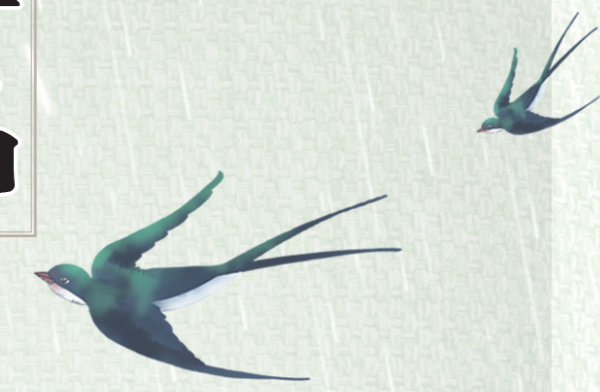
### 怀念

阳光明媚的日子,适合怀念。细雨蒙蒙的日子,适合怀念。回忆与感恩的日子,都适合怀念。

当你能够敞开心扉,吐出肺腑之言,怀念一个人,一段情,一件往事,那就是泪水中的幸福,日子里的疗伤与舔舐不言而喻。

在清明,唐诗里的雨纷纷,是经典而又令人喟叹的思绪,多少断魂与忧伤的人儿奔波在怀念的路上。这个时节的怀念是透明的,集体的,盛大的,仪式

# 作品



## 梨花深处又清明

■张丹

风掠过枝头时,梨花便落一地。

素白花瓣随风飘落,落在青瓦上,散在石阶间,绕旧时庭院而行,缠上心底的思念。梨花深处,清风徐来,烟雨迷蒙,一年一度的清明,就这样踏着落花,缓缓而来。

梨花历来被奉为清明的信使,从不与桃李争艳,也从不与群芳争春,故而暮春时节开得清绝孤绝,其白是淡到极点的雅,是净到心底的纯,没有丝毫浓艳,又自有几分清愁,正应了“寂寞空庭春欲晚,梨花满地不开门”,格外契合清明节气本身含蓄、克制的情致:不悲怆,不张扬,只有淡淡的怅惘,浅浅的念想。

雨落之时,细雨沾衣,梨花带露,温润软糯,风起时漫天飞雪,行于梨花林中,真有步入一幅素净水墨画之感,天地之间唯见素白,心上也自然生出无可言喻的温柔。

儿时清明节,总有梨花满院,因为老家院角有一棵老梨树,从春分就开始抽芽,清明前后花开得最盛,香气盈庭。那时的风极软,阳光极暖,祖父常搬一张竹椅坐在梨树之下,凝神远望。我蹲在树下捡拾飘落的梨花,攒成一小捧,放在祖父掌心,他便笑着摸摸我的头,讲起旧时的旧事,声音温和,像梨花一样轻柔。

清明的雨,总是来得恰到好处,不疾不徐,沾湿衣襟,也润了乡愁。雨打梨花,声声清亮,有呢喃之柔,亦有诉说之长。故而大人们备好清茶素果,趁着微凉的春雨去山间祭祖。山路曲折

蜿蜒,两旁梨花盛开,一路行去,皆有梨花相送,步履舒缓,心事自沉。无撕心裂肺之哭喊,唯低头不语之虔诚,拂去坟前杂草,摆上供品,梨花纷飞,此时此刻,最宜把心头之念,细细、妥帖地讲给逝去的亲人听。

清明从来就不是简单的哀伤,实质上是烟火中的思念,是血脉中的牵挂。故而梨花开得淡然,落得从容,把生死相隔的遗憾,把朝思暮想之牵挂,都糅进这素白的花瓣里,随风飘散,又悄然生根。因此远去之人从未真正离去,他们藏在梨花的香气,藏在清风的暖里,也藏在每年每季的清明里,守着故土,念着故人。

儿时的清明,是满院花香,是亲人相伴,是最安稳的时光。后来远离故土,每逢清明,总会想起老家的那棵梨树,想起梨花纷飞的庭院,想起祖父慈祥的笑容。如今再看梨花,依旧是素白清雅,依旧是漫天飞雪,只是心头多了几分绵长的思念,多了几分岁月的感慨。时光流转,春去春来,花开花落,唯有这份思念,从未变淡,唯有这份深情,岁岁年年。

“梨花风起正清明,游子寻春半出城”,梨花落尽,春意渐深。清明之风,带有清甜的梨香,自山川间吹来,也拂过心田。世间诸种离别,终将在思念中重逢,诸种往事,终将在时光中温柔留存。

梨花深处又清明,一树素白既是怀念,也是安慰,是对故人的惦记,更是对岁月的珍爱。

## 清明菜·清明粩

■夏见

和节气同名的野菜,真还只有清明菜。

每年开春后,一声雷响过,几场春雨落下来,地里的清明菜,就跟其他野草一样,趁着劲儿冒出新芽,一天一个模样地往上蹿。麦垄间、豌豆地、土埂上、田坎边,还有树林子底下,只要泥土松软湿润的地方,灰清明菜,就混在折耳根、看麦娘、锦香草这些野草中间,安安静静地迎着春天。

家乡清明祭祖,供品里少不了清明菜做成的清明粩。记得每到清明节前一天,母亲就会挎着竹篮,拉着我和姐姐去田间地头采清明菜。她叮嘱我们,只掐没开花的嫩尖,开花的就老了,嚼不动。清明菜本就细小,除去花苞,能吃的部分就更少。我们在土埂、田埂、土坡和庄稼地头,一芽一芽地掐,一叶一叶地攒,费了好大力气,才掐得半篮子。母亲却笑着说,这也够做一锅清明粩的了。

清明当天早晨,母亲就把掐回来的清明菜反复淘洗干净,放进沸水锅里打几个滚,捞出来挤干水分,切成碎末,再和糯米粉、少许嫩韭菜、盐巴拌在一起,浇上适量热水,揉得黏稠适中,就开始炕清明粩。

所谓炕,就是在铁锅内抹少许食用油,用柴火慢慢烧炕,再把捏成饼状的面团贴在热锅上,等一面炕出了锅巴再翻个面,直到两面都是金黄酥脆,清明粩就炕好了,满屋弥漫着焦香。

每年,母亲都要炕五十多个清明粩。但她反复告诫我们,在还没祭拜祖先之前,谁也不许动嘴。早饭后,父亲往竹篮里装上粩和酒,拉上我们几个孩子,去后山的祖坟祭拜。仪式结束后,他会摘几条柳枝,绕成一个柳条儿圈,戴在我们头上,并语重心长地叮嘱:“你们永远都要切记祖先的恩德。”

后来父母相继离世,就再没机会品尝母亲那炕得两面金黄的清明粩了。但每年清明前,我还是会和家人到郊外采摘清明菜。学着妈妈的样子做清明粩。到了清明节,依着旧日的模样带着清明粩,回老家扫墓祭祖。

清明菜,蕴含着我们对已逝亲人的思念。它是一种连接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纽带——只要我们心中的情感不褪、信念不灭,对亲人的思念与敬仰,便如山野里蓬蓬勃勃的清明菜,岁岁年年,生生不息……

## 七律三首

■任宇通

### 油菜花

放眼春原油菜黄,迎风摇曳闪金光。蜂逐嫩蕊寻甘蜜,燕剪鲜丛嗅雅香。芬馥袭人欲醉,娇颜惹鸟鸟疏狂。谁挥逸笔描佳境,乐在花田梦里央。

### 樱花

三月阳春媚韵幽,繁英朵朵灿星河。红堆疏叶蜂蝶喜,红洒青蹊旅客多。杏雨亲花花烂漫,祥云降瑞瑞清薄。芳容堪比西施貌,韵雅安妍媚玉阁。

### 紫藤花

藤蔓纤纤韵味长,珠玑串串紫烟香。风摇翠叶惊蝶梦,霞染琼枝媚蝶乡。常有风调花浪漫,却无雨顺张张扬。玲珑宛转仙姿态,醉了春光醉画堂。

